“红腿娘子”——黑翅长脚鹬



黑翅长脚鹬的长腿配合着长长的尖喙便有了小型涉禽没有的优势，能够在水位较深的水域里涉水觅食　摄影 / 岳长利

撰文　邸志鹰

三月底，一声鹤戾划破北方寒冷而深沉的夜空，严寒中观鸟人嗅到了春天的气息。白鹤、白头鹤——春季北迁鸟类的先行者盘桓于草原、玉米地，等待着又一次的启程……不约而同在河北衡水湖、北京野鸭湖、天津、山东日照……观鸟人的望远镜都捕捉到了那黑白色的飞羽，黑翅长脚鹬回来了——它拉开了淡水鸻鹬类水鸟北迁的大幕！

四月初，突然而至的降雪使得东北的气温时而降到零下十几度。但是由西向东、向北——辽宁盘锦、吉林向海、黑龙江大庆，北迁的淡水鸻鹬类水鸟数量越来越多，寂寞一冬的东北平原迎来了远来的归客；荒凉的河



向海沙丘上的蒙古黄榆林里是鸟的乐园　摄影 / 赵俊



黑翅长脚鹬细长的红腿伶仃娉婷摇曳，跗蹠——也就是膝盖以下比膝盖以上长得多　摄影 / 岳长利

滩，响起了鸻鹬类嘈杂的叫声。当人靠近，像听到号令一般，不同种类的鹬鸟如离弦的箭矢齐刷刷地投向空中，在空中飞翔片刻后像纷飞的雪片飘落在地。

在海岸、草原、河滩边，黑翅长脚鹬、青脚鹬、蛎鹬、鹤鹬、林鹬、黑尾塍鹬、灰头麦鸡、凤头麦鸡、金眶鸻、金斑鸻、反嘴鹬、红脚鹬、泽鹬、扇尾沙锥——不分种类，也不分彼此，一大群，一大群的，密密挨挨地积聚在一道，个个埋头在泥里、浅水中一刻不停地掘啊掘啊，水中的软体动物、青蛙卵、小鱼、小虾和水中植物的种子，无论什么能够进口都拿来果腹。

远道迁徙而来，它们太累，太饿了！春季的迁徙总是危险与躁动共存：鸻鹬类的成年雄鸟都换上了鲜艳夺目的婚装，有的停留几日继续向北、向东迁飞，有的就留下来生儿育女。

四月底，“咣当”一声，春天迈进了东北平原的大门，鸟的好日子到了。

向海湿地里的“红腿娘子”

东北的五月是鸟的好日子，也是观鸟人的好日子。地处松嫩





飞行时长腿拖于尾后，是黑翅长脚鹬重要的辨识特征　摄影 / 岳长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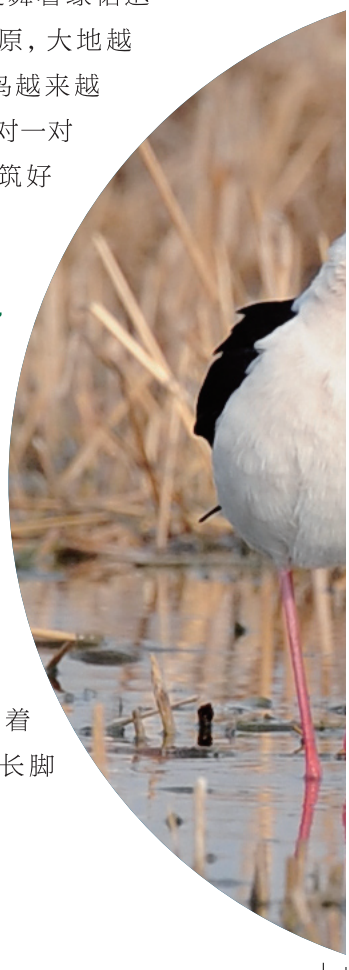
平原西北边缘的吉林向海湿地保护区就像是东北平原的缩影，芦苇荡、沼泽、榆树林、沙滩河滩……丰富多样的环境居住着各种鸟儿。方圆几公里间，徒步行走，天空、地面，鸟鸣不绝于耳，到处都有鸟在歌唱。当然最让人惬意和难忘的是这里有两个爱鸟的朋友——赵俊和李连山，他们熟悉向海的每一种鸟，跟着他们我走遍了向海的角角落落，一路走，一路说……

所有的鸟中最令人喜欢的，或者说跟人最亲近、最上镜头的就是黑翅长脚鹬。它们像是一群闲散休假的芭蕾舞演员，三五成群在开阔草原的水洼、河湖的岸边和沼泽的浅水域优雅地踱步、觅食。

鸻鹬类鸟的识别很让鸟类科研工作者和观鸟人头疼，它们分布遍于全世界，有11科214种，中国有记录的大约10科82种，大多是中型、小型涉禽，羽色朴素平淡，雌雄相似，又是集群生活。但是无论在哪儿，黑翅长脚鹬都是最靓丽、最抢眼的角色，就是来观鸟的“菜鸟”也不会认错。这种鸻形目反嘴鹬科长脚鹬属的小型涉禽，体长35厘米，没有鹤类涉禽高大、壮硕，但是整个身形如体操运动员般挺拔修长，细长如钎的黑喙，骨感伶仃的红腿，与朴素的黑白羽色搭配份外地高挑出众。涉禽生活在沼泽，在浅水和草丛里行走、找食物，都有一双长腿，但是黑翅长脚鹬的长腿十分特别：它的跗蹠——也就是膝盖以下比膝盖以上长得多，娉娉婷婷，脚底像是踩着高跷，人们俗称“长腿娘子”、“红腿娘子”，在台湾就径直呼它“高跷鸻”。它细细的长腿配合着长长的尖喙便有了小型涉禽没有的优势，能够在水位较深的水域里涉水觅食。

雄性黑翅长脚鹬和雌性一样的黑白羽衣，一样的伶仃红腿，只是在繁殖季节雄鸟头部的黑色更多一点，向下覆盖了枕部。其实也不必刻意区分，在一对情侣的“天鹅湖的舞蹈”中你自然就能分辨出雌雄。在僻静的小湾，一对一对的黑翅长脚鹬情侣形影不离，鸣声也比平日频繁而细柔。

五月，春天旋舞着绿裙迅速地扫过东北平原，大地越来越绿，集群的鸟越来越少，所有的鸟，一对一对地在隐蔽的地方筑好了巢穴开始孵化。



集群筑巢，人多了胆儿壮

清晨四点，鸟儿的啾鸣唤醒了我，窗外的夜色薄如轻纱，在杨树枝头编织悬吊巢的攀雀已经开始工作了。

五点，我跟着赵俊去探望黑翅长脚

7自然.indd 42　2012.2.29 3:00:08 PM

鹬。朦胧的曙色笼罩水边枯黄低矮的芦苇丛，一对黑翅长脚鹬爱侣爱意正浓——雄性黑翅长脚鹬用长嘴向雌性的身上撩水，左面一下，右面一下，如此多次反复。

有的还在跳着爱情舞，有的已经筑巢产卵了。让我意外的是，黑翅长脚鹬就把卵产在了开阔的空地上——不过用泥土、小石子、芦苇、杂草的茎叶梢加铺垫，在略呈浅碗状的凹穴盛着4枚梨形的黄绿色的卵，上面布满黑褐色的斑点。五月的春风也奈何不得这荒凉的滩涂，有的地方土壤干涸板结，有的地方是没脚的白色碱土，我们走过后扬起石灰一样的白色粉末。

凤头麦鸡和灰头麦鸡也是这沙滩的主角，三三两两似乎在做清晨早练。大约十米，一只凤头麦鸡低伏着身子走步，我有点奇怪。赵俊说，那里肯定有它的巢！

它们的巢窝跟黑翅长脚鹬的一样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一个天然的小坑，用嘴稍微地加工了一下以方便腹部与地面妥帖地接触。巢里铺垫少许的枯草茎，搁置了4枚小梨子似的卵，灰绿色的卵壳上点缀着大大小小的麻点。这么简单地不加一点修饰和隐蔽，实在是让人惊奇不解。但是，如果你不是在它猫腰站起的刹那间看到它并且一直盯住那个位置，几乎很难找到它的巢窝，它们的卵与土地浑然一色。

赵俊微微笑着说："在那边的滩上普通燕鸥和普通燕鸻的巢更省事，就把卵搁在沙滩上的小坑洼里，不铺一点儿草。"

"有时，金眶鸻也不筑巢，有一年一对金眶鸻把卵产在一个大的蚌壳里，防水防潮，4枚卵比花生稍大一点，恰恰装下。"

"红脚鹬的巢稍稍讲究一点，在浅水沼泽中的矮草丛的地面垫上一点泥土，筑下浅盘子似的巢，它的卵灰绿，像缩小的梨。这个好斗的鸟，大声鸣叫着对进入它领域的动物或者人类不停地俯冲……"

鸟类学家郑光美《鸟之巢》一书告诉我们：在地面筑巢的鹬类鸟是动物界中以保护色来适应环境的突出例子，其卵壳颜色、点缀斑点与周围的环境浑然不分。与卵壳的保护色同理，孵卵的妈妈，也都身着一身迷彩服，羽毛的颜色大都是土棕色，



结对的黑翅长脚鹬爱侣离开大群，活动于僻静的芦苇丛中　摄影 / 岳长利



求偶的黑翅长脚鹬情侣脉脉深情
摄影 / 岳长利

7自然.indd 43　2012.2.29 3:00:09 PM



灰头麦鸡的巢与卵　摄影 / 赵俊



凤头麦鸡与雏鸟　摄影 / 赵俊

与土地杂草浑然不辨。

可是黑翅长脚鹬似乎是个异类，它的羽色黑白分明，猩红的长腿、脚趾那么显眼夺目，它靠什么法宝保障自己的安全？人多了胆儿壮，团结起来力量大，黑翅长脚鹬与麦鸡、反嘴鹬、泽鹬、燕鸻、燕鸥等滩涂边生活的鸟类集群生活，增加了它们的安全感，降低被捕食的几率，同时共同防御天敌，以众敌寡。

天空中飞翔的猛禽眼睛像刀子一样盯着鸟妈妈和它的的卵。但是在滩涂上也有成百的眼睛、成百的耳朵警戒着敌人：黑翅长脚鹬、灰头麦鸡、凤头麦鸡、反嘴鹬和普通燕鸥、泽鹬——所有在沙滩上孵卵育雏的鸟爸爸们，无论谁先发现了敌人都会尖叫着冲向天空："敌人来啦！敌人来啦！"

尤其是麦鸡对"入侵者"表现得更加激烈和强硬：灰头麦鸡又叫咋拉燕子、报警器，凤头麦鸡在东北又叫赖鸡毛子，它们把自己的繁殖领域看得比身家性命还重要，对进入领地的人或动物群起而攻之，像呼啸的黑色炸弹一次次迅疾地俯冲而下。

成百的尖嘴、成百的长腿准备着随时打退敌人，只要有一只鸟尖叫着冲向空中，所有的鸟爸爸都会大叫大嚷、争先恐后地飞向空中，黑压压地一群鸟轰赶一只鹞，或者红隼。不管是谁，有时路过的人或者动物也莫名其妙遭到"集团军"的轰炸！

可是集群居住，也有人多的烦恼，鸟家庭之间也不是一团和气。有时它们也为领地、为孩子大声地吼叫，甚至动拳头——就像男孩子们喜欢在桌子上划"三八线"。但是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打了闹了最后还是相邻而居，跟天敌的水火不容的"敌我矛盾"不同。谁家的孩子被天敌欺负了，大家照样摩拳擦掌齐心协力地打架。

尽管在冬天和迁徙季节黑尾塍鹬、扇尾沙锥、白腰杓鹬、大杓鹬总是与黑翅长脚鹬等淡水鸻鹬类鸟大群行动，但是繁殖季节很难见到它们，它们行动诡秘、性情机警，不是靠集群，而是靠隐蔽来保障自己和儿女的安全，形单影只地繁殖于人迹罕至

7自然.indd 44　2012.2.29 3:00:10 PM

的近岸的沼泽或陆地的草丛中。五月，沼泽的植被高有一米，它们斑鸻、麻栗的羽色与沼泽浑然一体，是自然界最好的迷彩服。

六月，东北地区的夏季来临，来自海洋的季风给黑土地带来充沛的雨量，鸟儿的“集体产房”—— 早得冒烟的盐碱滩长出了稀疏的蒿草，在一处处光秃秃的碱斑间交错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水洼。

黑翅长脚鹬的“欺骗术”

稀稀落落的草给低洼处的巢竖起一圈绿色的屏风，但是下个不停的雨也带来麻烦，为了不让水淹到巢，黑翅长脚鹬夫妇俩不断往巢里添加秸秆、草茎。那些在地势高的地方筑巢的鸟儿，没有水淹的威胁，但是盐碱斑块光秃秃的没有一根草，孵化的鸟妈妈被烈日灼晒，被升温的土地蒸烤。

六月中旬的一天，孵化16~18天后，一只黑翅长脚鹬雏鸟挤出蛋壳，当湿漉漉的绒羽吹干，它跳出巢，生平第一次站立在大地上，打量这个新奇的世界！巢里还有两只卵，母亲的腹部紧贴着卵感受到蛋壳微微的震动，蛋中的雏鸟用卵齿敲击着蛋壳，很快也要破壳了。

虽然黑翅长脚鹬雏鸟出壳后很快跟随亲鸟奔走觅食，但是需要14~20天它们的翅膀才会长出能飞翔的羽毛。此刻既不能飞，又跑不快，最容易成为天敌的“午餐”，而且柔弱的身骨还

金眶珩的巢与卵　摄影 / 赵俊





黑翅长脚鹬的巢与卵　摄影 / 李连山



凤头麦鸡的巢与卵　摄影 / 李连山

7自然.indd 45　2012.2.29 3:00:12 PM



雨季来临，黑翅长脚鹬不断添加巢材垫高自己的巢，保护卵不被雨水淹没　摄影 / 岳长利

要经受烈日暴晒和风吹雨打。

七月，天突然下起了急雨，顷刻之间，长脚鹬雏鸟的羽毛被淋得透湿，慌忙地躲到了妈妈的腹部下。妈妈用自己的身子为孩子遮风挡雨，体温暖干了孩子被雨水打湿的羽毛。

那在洼地孵化的黑翅长脚鹬夫妇麻烦越来越大，它们浑身湿透，也没有时间去觅食，不断地找来树枝草茎加高巢，但是雨越来越大，它们的卵浸泡在水里，有时甚至整个巢和卵都被冲走了。但是在高处筑巢也不是完全安全，放牧的牛羊常常成群打这儿经过，愤怒的长脚鹬爸爸冲出去跳起来大叫，那情景就好像堂吉诃德面对高大的风车挥舞长剑，白白浪费自己的气力。牛蹄过处，一个巢的卵全部都破碎了。



遇到危险的灰头麦鸡雏鸟一动不动地躲在沙滩上的草丛下
摄影 / 周海翔

无论什么原因，失败的黑翅长脚鹬夫妇不气馁，选择地势高的地方重新筑巢，又产下4个蛋卵……

七月中旬，我们再次来到这片滩涂……当我们下船一只脚刚踏上岸边的沙地，像捅了马蜂窝似的拔地而起、满天都是飞舞的鸟，大多是黑翅长脚鹬，也有反嘴鹬、麦鸡和燕鸥、燕鸻。整个盐滩被雨水浸泡得松软，像是一滩巨大牛粪，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尽量挑着高一点的地方走。

成群的黑翅长脚鹬尖叫着在空中迅疾地飞翔盘旋，“欧——欧——”，空中回荡着它们拉警笛似的尖叫。有的甚至像轰炸机一样笔直地向我们俯冲，待到距离很近又嗖地拉起，这是岸边的鸟类居民向我们——入侵者示威呢！

7自然.indd 46　2012.2.29 3:00:13 PM

今天天空中飞翔的麦鸡不多，它们的表现悠闲多了——好像是在看黑翅长脚鹬的笑话，它们的雏鸟出壳早，此刻能够带着孩子离开“是非之地”，一家、一家地活动于僻静之所了。

离我不远处，一对黑翅长脚鹬夫妇，它们在一处水洼站站停停的，似乎附近就有它的孩子……我看着它们所在的位置一直地向前走去。当我快要接近的时候，它们不慌不忙地飞出一段距离，不知不觉地，我跟着这对夫妇走出很远，几乎到了草甸的边缘——我明白我上了它们的大当了！得逞而得意的夫妇拍翅一下就飞得没影了。

所有的鸟都有一套保护巢、卵和雏鸟的办法。鹬类鸟通常是极力地将来犯者引出巢区：在繁殖季节，正在孵化的反嘴鹬会做出一侧翅膀耷拉在地、频频扑腾着却飞不起来的样子，在你似乎稍加努力就能够到它的距离间跟跟跄跄地行走……你若是对它发生兴趣，那正好上了它的大当，它就是要把你从它的巢窝附近引开。等到它忽然间振翅转眼飞了没影的时候，你已经跟着它走出了它的巢区。

不光是鹬类鸟，很多鸟例如鹌鹑、野鸭、鹤类等等都会娴熟地玩这个把戏：孵蛋的斑尾林鸽会假装瘸子跛行；在灌木从里，有时会有一只鸟突然跌下，表现出很疲惫不堪的样子，扇拍着翅膀，无依无靠地在草地上向前移动。

看着黑翅长脚鹬父母的出色表演，我和摄影师决定不再打搅黑翅长脚鹬父母。当我在草滩上住脚，略略地歇息一会儿，意想不到的是一只黑翅长脚鹬飞过来降落在离我不到五米的地方，冲着我一声一声大叫，并扑扇着翅膀，在地上跳过来跳过去，仿佛它不能够振翅高飞一样。有一刻，它折叠起它的细细长腿趴卧离我不到两米的地面，圆圆的黑眼睛与我对视。我笑了：“你有好心情来给我们跳舞？”我知道跟鹞一样，人类是它们绝对不能原谅共存的天敌。

雏鸟的表演——遗传还是后天教育

环顾四周，我发现在我脚下的一个浅浅的小坑里趴着一只黑翅长脚鹬的雏鸟——它也许从我们一上岸就趴在这里了。我蹲下来仔细地打量雏鸟，灰褐色绒羽上散落的棕褐色麻点形成了极佳的保护色，小小的鸟儿与周围的植物、土壤浑然一体，人们很难发现，天空中飞翔的猛禽更难发现。

它的表演同样地出色！它双腿缩在身子下面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摄影师冯文真立刻跪下来，趴在湿漉漉的泥地上把相机对准了它。这个小家伙在整个过程几分钟中一直保持着我第



黑翅长脚鹬的雏鸟一动不动地呆在自己的防空洞里
摄影 / 笑飞



新生的雏鸟要学着自己觅食
摄影 / 岳长利

一眼看见它的姿势，哪怕是稍微转一转头都没有，只有两只乌油油的黑眼睛偶尔眨一下，让人确信它是一只有生命的小鸟。它的身边有一条小指甲盖大小的鱼，已经干了，或许是它上一餐的剩饭。看着冯文真吃力地趴在地面上，我问她要不把小鸟挪一个地方拍？冯文真立刻摇头："不行，不行！人碰了小鸟，沾上了人的气味，大鸟就不要它了。我是兽医，你们要听我的！"

黑翅长脚鹬成群飞翔盘旋于我们的头顶，尖利的叫声几乎要把我们的耳膜震破，可以肯定我们脚下的草地里还有许多刚刚出壳行走不便的雏鸟正在自己的"防空壕"里"紧急避险"。黑翅长脚鹬爸爸妈妈的叫声里有对我们的不满和愤怒，也有对孩子的叮咛和警告吧？爸爸妈妈拉响的警笛鼓励着幼鸟坚韧不拔地坚持下去——不要动！不能动啊！我们不知道雏鸟这种保护自己的本领是本能还是后天的教育——它们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从它们出生的第一天起就不断地给它们上安全教育课呢？

匆匆拍了雏鸟，我们上船离开了草滩。天空中纷飞的黑翅长脚鹬渐渐平静下来，相继地落在地面。回首望去，夕阳笼罩下的盐碱草滩静悄悄的，远处公路边一排排高高的杨树和低垂的蓝天、漂浮的白云，浅滩那边是大片种植着玉米或者黄豆的农田。春夏秋走马东北平原，在吉林的向海、莫莫格、黑龙江的扎龙……到处都可以见到黑翅长脚鹬，它是北方分布最广、最常见、数量最多的涉禽。

九月中旬至十月底，新生的黑翅长脚鹬雏鸟个头长得跟妈妈差不多，就要跟着父母踏上回归南方的漫漫迁徙路。对大多数的幼鸟来说，迁徙之路也是死亡之路——半数以上的幼鸟死亡在上千公里的迁徙路途上。在迁飞的路上各种猛禽太多了——有雀鹰、燕隼、灰背隼、猎隼，它们追随着鸟群迁飞。虽然黑翅长脚鹬成群结队地迁飞，而且每一只小鸟都提高了警惕，留神着周围，可是悲惨的事情还是时时发生，稍稍疏忽，从天空中猛扑而下的隼



刚刚出壳的黑翅长脚鹬雏鸟就能下水游泳　摄影 / 岳长利



就捉走了几只小鸟。它们尽可能地在夜里飞，白天休息。夜里迁飞要更安全些——猫头鹰终究比白天活动的猛禽少得多。

鸻鹬类水鸟多数为洲际迁徙鸟类，它们从亚洲、欧洲迁徙到澳洲、非洲度过冬天。黑翅长脚鹬不是它们中飞得最远的，但是绝对可以算得上分布最广的——冬季除澳大利亚及附近地区以外，几乎遍布世界各地。它也是中国分布最广泛的鸻鹬类水鸟，在西北繁殖的鸟群经云南等地飞越众多的崇山峻岭前往印度、缅甸等热带地区越冬；在西伯利亚东部、中国东北、朝鲜和日本繁殖的黑翅长脚鹬则一路南飞，经过华北等地在华南香港、广东、福建乃至台湾越冬。秋季、初冬的迁徙季节，全国各地的沿海浅水和淡水沼泽、湖泊、鱼塘、虾池以及河流平缓开阔的岸边，甚至近水的草地农田都可以看到黑翅长脚鹬，有时就是一个居民住宅楼旁不起眼的水洼、水坑也有零星的鸻鹬光顾。

待到来年的三月底和四月初，又一个春天来临，幸运活下来的幼鸟会再飞回东北繁殖地，也开始筑巢、交配、繁殖幼雏，将幼雏养大，然后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同再向南方迁徙……

（责编　李瑄）

鸟类迁徙的途中永远充满着未知的危险，又有一只刚刚返回繁殖地的凤头麦鸡不慎中了猎人的踩夹　摄影 / 岳长利

7自然.indd 49　2012.2.29 3:00:17 PM



反嘴鹬寻找食物时用长长的上翘嘴巴在水里扫来扫去
摄影 / 周海翔

反嘴鹬妈妈与雏鸟
摄影 / 孙少海

“翘嘴娘子”——反嘴鹬

撰文 邸志鹰



反嘴鹬的孵化
摄影 / 徐松平

反嘴鹬与黑翅长脚鹬是反嘴鹬科的亲戚——反嘴鹬科广泛分布于温、热带淡水水域，有3~4属7~11种，在中国只有黑翅长脚鹬和反嘴鹬两种。

虽然它俩都是一身黑白熊猫装，搭配得错落有致，但是黑翅长脚鹬隶属长脚鹬属，以其高跷红腿夺目，而反嘴鹬隶属反嘴鹬属，以其细长上翘的喙惊人。跟黑翅长脚鹬一样，反嘴鹬也有一个女性的美称——“翘嘴娘子”，在福建等地径直称呼为“翘嘴鹬”。

它俩都在滩涂上集群繁殖，一样简陋的巢，一样带着麻点和有着保护色的卵，夏季在中国北方经常比邻而居，但是反嘴鹬的数量比黑翅长脚鹬少。它俩一样的长腿，只是反嘴鹬不穿红裤子、红鞋子，穿的是蓝灰色裤子和鞋。它们都在浅水中踱步觅食，但是嘴型不同，捕食的方法也不同。

涉禽的喙形状千差万别，上翘、

7自然.indd 50 2012.2.29 3:00:20 PM

下曲、先端膨大勺形等千奇百怪，说到底都跟它们的食物和获取食物的方法有关。同在浅水地带觅食的鸻鹬类水鸟，嘴形大多尖而直，或长或短，或细或粗，有一派是喙长而向下弯曲，还有一派是向上翘翻。就在这么异彩纷呈、洋洋大观的嘴喙中，反嘴鹬的喙也是出众的，它把角质喙上翘到了极限，像一根黑色的钢丝向上弯折成优雅的弧度，在海边的滩涂或沙滩上、在浅水中捕捉小鱼小虾时它的上翘长喙左右地扫动，觅食甲壳类动物和各种蠕虫。

鸻鹬类涉禽大多脚和趾爪特别长，趾间无蹼，长腿涉水而行，不善游泳，也不需游泳。而反嘴鹬是个特例，趾间有蹼，是鸻鹬类中少有的游泳健将。它还擅长在水中倒立——嘴喙扎入水中，尾巴高高地指向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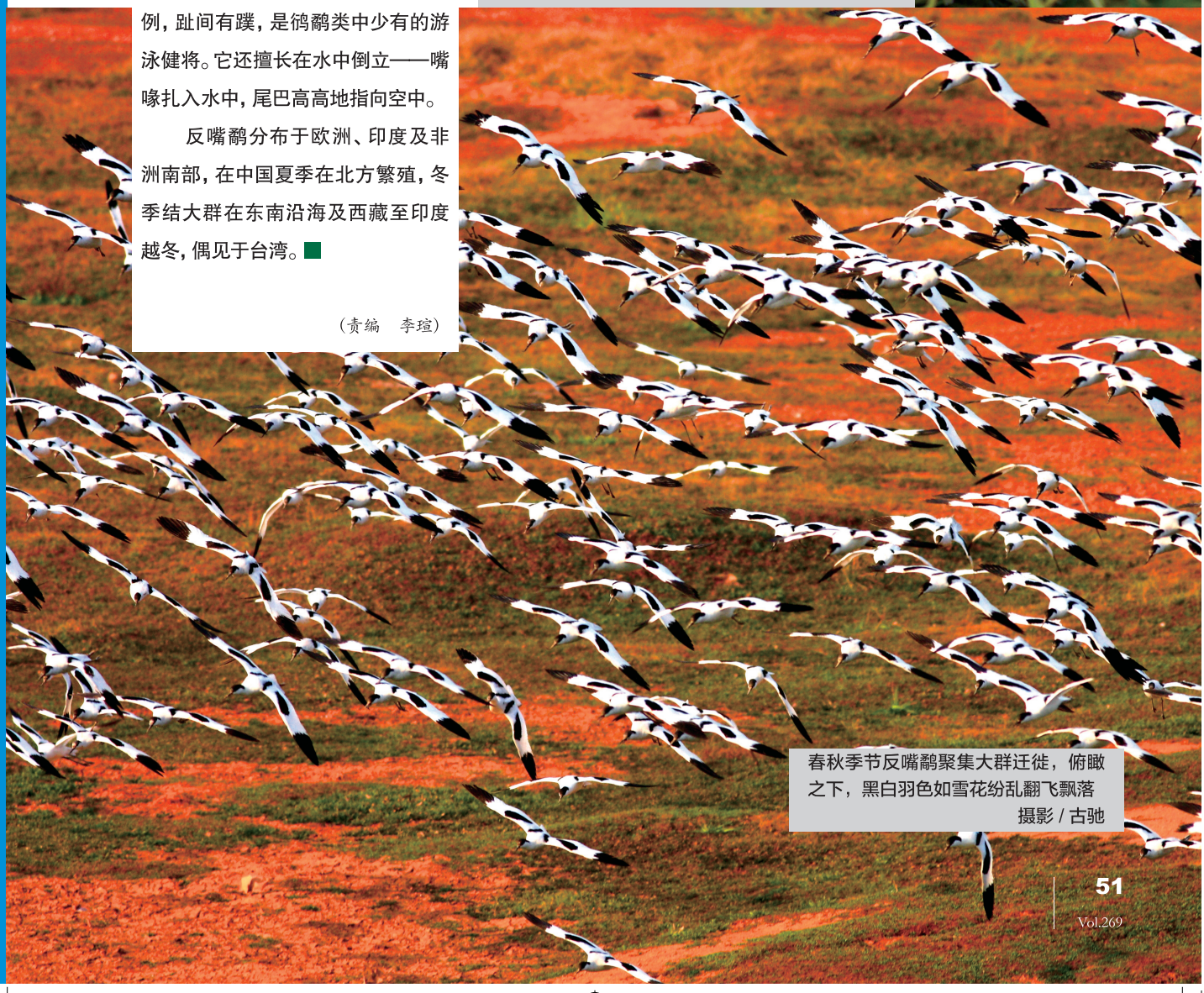
反嘴鹬分布于欧洲、印度及非洲南部，在中国夏季在北方繁殖，冬季结大群在东南沿海及西藏至印度越冬，偶见于台湾。■

（责编　李瑄）



卵孵化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导致雏鸟未出世便夭折

摄影 / 猎鹿人



春秋季节反嘴鹬聚集大群迁徙，俯瞰之下，黑白羽色如雪花纷乱翻飞飘落

摄影 / 古驰

7自然.indd 51 2012.2.29 3:00:23 PM